

文藝叢書之一

弗騰的夢

楊剛女士著

這是不光明的鐵券是什麼



848
269

一九三九年

文藝叢書之一

沸騰的夢

楊剛女士著

1939

848
269

序

叫我對於一本不成款的書寫序，光是這念頭就令我糊塗了幾天。坐在桌子面前攤開了紙，露出了筆尖，而我還是只好抓頭。頭癢，不但是在頭皮上，也在頭壳裏面。

天！我寫什麼？於我，最好是人間有一位高工夫的畫手，有一位無線電播音家。假如他們曾經爲了某種宏願，比如說替母親在觀音菩薩面前，替老婆在送子娘娘床下許下的這一類，要向人間作一件難得的好事，那麼我求他們將恩典施在我身上。請這些超人的高手把我腦中一切方的，圓的，尖的，扁的，多角的，長線的，團亂的，撕裂的，凡人間所有的溫度從零下若干至沸點以上若干的度數，凡細胞所能構成的一切組合，凡以顏色所能表現的形象，以神經線由最清醒到最狂亂時所能製造的行爲，這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畫出來，攝出來，用線條，用影子，用黑墨，用油堆，全可以，就是橫七豎八來幾條大毛刷，也行。講到聲音，這裏不敢希望有

音樂。我只記得有那掀翻整個黑松林的大狂風！大暴雨！海的狂擊，雷的暴吼，飛沙走石的嘶叫！什麼狂亂爆裂凡在聲色形體等等方面的顯現，有可以使我明白那在我心如烈火一樣燃燒，如怒巖在地心喊叫的東西是什麼的，我都稽首乞求。我在任何一方面的貧乏不能使我作懂好歹，知報答的人，但行為表現的缺乏是怎樣與內心的感觸成反比例，中國人似乎比較還能明白。

既已如此，讀者當知要我說明自己用了什麼心，什麼感覺去寫這本小冊子裏頭的幾篇東西，是如何荒唐的設想。我將這本冊子題爲「沸騰的夢」，我不要再欺騙讀者說我現在已經清醒了。事實上我不能對讀者說什麼。一個經常在夢裏的人，有何根據立在光天化日的通衢裏對那些知來知去，有高低清白人道三話四呢？一個人在腦子裏起了沸騰，不用緊身衣 Strait Jacket，人家已自會用瘋子的眼光鎮攝他了。而我這個夢，這個永恆的夢却拉着我，我的手，我的腳，自然也有那一具常常不服我管束，使我受盡苦頭，害過多少次臉紅的心，全被這個大夢領着，不如說被牠包圍住了。我沒有自己的方向，只有夢的方向，沒有思索，只有夢的思索，夢使

我動作於現實，浸淫於生活。我像一個夢游人，有一股我所不知道而我感覺得真切的大力拉着我前進。我看見的不是幻景，不是美無疆的花園，更不是羣花和羣鳥。我沒有看見那井欄上漂洗白衣的美姑娘，她孳孳不息的忙着替愛人洗屍衾，造棺材。我也沒看見墳園裏那許許多多屈死的愛死鬼，頸上掛着白練，手上捧着腦袋，還在笑嘻嘻的講姑娘，說女人。我第一看見的是大堆鴉片，牠黑壓壓的被載在無數大砲車上，從天而降就正落在中國人的頭頂上！可憐的中國人，似乎以黃面孔就注定了他們的半生半死。由於幾千年不習於和人家在海上舉槍，就養成了他們怯懦的善良。對於這種沒來由的重壓，稍稍搖撼了幾下就被壓下去了！隨着一場一場的故事，自然，我看得很多。我看見了紅鬍子綠眼睛將軍坐在北平的金鑾寶殿上把中國女人挾在懷裏摸奶奶，我看見地圖上一頁一頁的從我們的地理書上撕掉，貼在別人地理書上去，我看見『債軍費四萬五千萬佛郎』。在那黃深深，和中國人面皮一般黃得打磕睡的海面上，我看見掛着龍旗的中國軍艦像放爆仗一樣的炸了幾個火花，就通通給日本趕到海底睡覺去了！而我又好像摘去了幾片心葉一樣的看着琉球，台

灣，澎湖，高麗從我們秋海棠葉的邊上撕下去！我看見葉子由綠色的血管滴下了翠明的淚珠，我似乎聽見牠輕聲在我心上潸泣：

『疼呵！肉的撕裂不會疼麼？』

疼呵，疼呵，每個人心裏都會這樣感覺的吧。而疼痛却並不是很舒服的感覺，牠咬着你不放鬆，叫你心上刻下深深的血印。我的夢對於我不帶有一分寬容，牠叫我帶着血痕還往前走。在那個以美與安恬爲世人所稱頌的北平古城（提起她是怎樣的悲痛和恥辱呵！）裏，大街上塗滿了年青的，紅得還想笑的血液。橫街的屍體，飽滿鮮嫩，似乎還藏有一個世紀的生命，肉還是嫩得透明，已經拌在泥土裏了！有太陽旗子插在牠們身子裏，迎着三月十八的陽光而瘁笑。於是我又走到了一個地方。那個地方說是人類的生活場，應該在有自尊心的人們心裏引起侮辱的感覺。穢泥，馬桶，垃圾，糞污圍着一個失了人形的枯瘠孩子，他連他馴順的黃色本相都丟掉而變成了青黑，爲了挽救他垂亡的生命的蓓蕾，他逃出了繁劇的工作場，蹲在這糞堆裏瞌睡。但死亡已經在日本工頭的皮鞭下不加警告的就攫住了他！他死在瘋疾的皮

鞭底下，隨着他的是工人顧正紅，是南京路上的學生們，是漢口六月十一的工人和學生們，是廣州六月廿三在沙基倒在彈雨下的游行大羣，還有是萬縣的一大羣！

我感激我的夢。牠什麼都不讓我躲避，不許我掩飾。我即使要想閉上眼皮：休息一下，牠也不容許。牠叫我由裏看到外，由外嘗到裏，在家裏，在街上，在鄉村，在都市，老人給我聽的是嘆息悲愁，壯者給我看的是憤激痛苦，少年使我見的是絕望喊叫，孩子們我見到他們是成羣成堆廝擊的死亡。女人爲流行的歇斯底里管住了，只有哭，上吊，男人則把桌椅菜刀拋擲女人，半夜裏抓起孩子們往天井裏摔。天哪！我能說什麼？

朋友們知我與不知我的，都愛把那些和我全不相干的字眼，施用於我的身上，對於我下一些牙清口白的判斷，期我是那種與我正相反的人物。他們以爲我的心就在我的手上，而我的手則由我的腦掌着。他們以爲我這腦子是薄得透明的純鋼刀片鑄成的一個樹架，我每天在那裏通着結冰的電流。我是怎樣的訕笑我自己，怎樣奇異生命的詭譎。這些語言用在這個烟霧騰騰的人身上，莫非人的眼，人的心都是冰

雪作成，只能看出冰雪清明的世界麼？再不然，或者我是個超人的演員，我的能力鄰於改製造物的本真！

我覺得我心如一堆自發燃燒的煤山，烟焰永遠梟梟不絕，有時候如星子亂碰一陣，有時候煤屑分飛，所到之處都是氤氳。我覺得我心是一堆永不能熄滅的灰燼。牠燃燒，牠又偃臥，偃臥不是爲了休息。生命有牠至豔的精華，愈燃燒就愈發皇愈燦爛，愈鮮美。灰燼是力的凝聚，精華的提鍊。我不能以思索去明了這種神奧的命理，雖我竭盡了思想與分析的力量，真理却仍和神奇一樣，能在一切無大無小的生命上有至坦白，簡率的暴露，然而却永不能爲人類的言語，無論其有聲無聲，所捕捉，所片解。

這感覺如何會有？有牠對於我是什麼意義？這些我全不願問。麻絲一樣的問題說來只引出更多更亂的麻絲。我只曉得在某個時候，我就有了一種感覺好像我的心就是中國的心。這句話說來像是唐突誇張，但是年青的中國人和有些中年老年都會相信我說的是真話。不相信的人也不該懷疑，他們該記得起自己先前也有這樣感覺

的。我之令人可疑只在於這個心懷得太長遠了。到了年齡該把心的範圍縮小時，我還是從前那個樣子。照清醒人的理論講，這種人不是失常，就是白癡，智慧慘受了低級的限制。

最初把自己的心并合了中國的心時，永恆的糊塗與昏亂像籠子一樣套緊了我。我覺到自己的呆板沉重，肢體如被鎖練鎖住了，甚而至於顏色聲浪全如被鐵鉗夾住了的小鼠，動轉俱不自由。一圈高與天齊的鐵牆圍在我週遭。我奔突，我橫撞，狂叫笑喊，鐵牆只是愈圍愈緊。天下真有這樣的事！真有你無論如何都撞不破，打不出去的鐵圍牆，沒有理由，就是不讓你撞破，不許你出去！一想到這，你的心能不騰沸，能不火跳麼！我儘着我孩子的心，和每個孩子一樣，想到了學仙，學劍，學俠客。整整有四年之久的時間，我日夜想像我於某一個非凡的晚間，落在仙人的羽衣上，變成了一個男人，口裏吐劍，手指上飛劍，眼睛裏射劍。我於一個晚上由中國一個小市鎮飛到另一個角落了，做那些在一秒鐘以內將幸福權威散布於全中國的怪事。在這四年之中，白天在家塾裏，嘴上唱書本，心裏編奇事，連上茅廁的工夫我

都不放過，反之那是最舒服的時間，因為嘴裏無需唱書，心裏編得更痛快。夜裏我更是毫無限制的幻想，每天晚上不到四點鐘不能睡眠。頭痛發熱，我都不能禁止自己，以致於後來不能不把妹妹拉來同睡，對她講故事，好停止腦的活動。

有一個時期宗教的冥力惑了我。將人類的命運交給神手上，將痛苦卑屈放在神的脚前而叫一聲『主呵！』是自棄者把捉生命的途徑。因為生是永遠緊貼於心底，爲了生命之燦爛的對人生的連結，所以人不能不愛生命，不能躲避愛生命的責任和熱情。爲了這生命，爲了生命在這廣大和平的中華國土上所受的災害，侮辱，凌賤，剝奪，欺騙，屠殺，我向神。我跪在一雙膝蓋上，在漆黑的小屋裏，幾個鐘頭，幾個鐘頭的訴告。清晨，晨光還披着青色氅衣的時候，我走到禮拜堂去，或站在廣場上，對着天！爲什麼使黑暗瀰漫這黃色的有感覺的國土呢？有什麼使這顫跳了四千年的偉大生命被死亡和羞侮的爪子抓住！一部聖經我由創世紀第一個字讀到了默示錄的最後一個字，成篇的詩篇和箴言我都背下來了。在我能力所能達到之處，全用言語和事實刻下了宗教的願心。

不用說，我終於又用背向了宗教了。雖能用言語把道理和哲言講得飛飛蝶蝶，我發現舞蝶的輝點貼不滿遍地生命的傷痕。我多次多次的哭泣，悲嘆，甚而至於大聲號叫。家庭，國家，社會，全爲我所咒詛，什麼我都不相信。像一隻野獸覓食一樣我亂撞着不能停，也不願停。飢餓在我心裏攪起了狂潮，夢的亂雲將我捲挾向前進；我追覓生命，縶念人生。大的霧頭衝打我，我慚愧自己無力而缺少穩定，不能接受世間給與我的一切，心安理得靜下來，像雨後的清明。

夢不會辜負我，更不會欺騙。牠最終帶我上了一條路。這條路有多人恨之如毒蛇，如惡獸，他們說牠沒有溫存，缺少漂亮，載滿了地上的醜惡，一點也不迴避。可是我不管。我見天上的虹彩，兩端都垂向地面，對於地上的生命，天上的美永遠嗟嘆而不可及，所以霓虹才促短了牠的壽命。那麼對於懸着生命的紅旗在彼端的這條大路，誰有權利，誰又甘願躲避牠負載的鬥爭和醜劣呢？我心狂擲的向着牠，向着那彼端光輝的自由，鮮豔，活潑，向著那久墊的生命的歌聲！

是以這樣的心這樣的夢在七月七日民族的號砲響時離了北平的。離了羞辱的北

平，踏着抗敵軍士的血跡，用沉重的步子在走我自己的大路。已經說過，我不是用顯微鏡察視着路途而舉步的人，也永不能抗拒沸騰的狂飆驅我如風車，將偉大的創造之夢啓示給我。我極恨自己缺少清晰穩定，科學家的清明，這使我對讀者臉紅。但我却以我生命的真實擔保，我見到了一股真切如火樣鮮明的大力，像彩虹的長帶盤旋不盡的在我民族頭上團團轉動，牠溶入這攘攘熙熙，滔滔不絕的浩大人羣裏，結成了一顆偉大的創造的心臟。我見這鮮豔心臟登在生命的風輪上拉起全世界奔掣前進，風輪下飄發着烈烈的火焰！

目錄

序	一
一、此馬非凡馬	一
二、五月——民族鬥爭的頂點	四
三、沒有哭泣的餘裕	七
四、紅色的熱情	一〇
五、沸騰的夢	一四
六、灰燼	一九
七、北風	二一
八、星	二五
九、生命的受難	二八
十、祭	三三

十一、北平呵，我的母親！.....	三三五
十二、偉大.....	四一
十三、天的兒子.....	四五
十四、壯烈的完成.....	四八
十五、抗戰與中國文學.....	五一
十六、上海寫給香港.....	五六
十七、上海的鬼.....	六二
十八、上海——巨大爆裂的前夜.....	六五
十九、歲.....	七〇
二十、一九三九年第一天的上海.....	七六

沸騰的夢

一 此馬非凡馬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尤自帶銅聲。」

一羣可憐的騎士們，從去年七月直到現在，在十個月的長期裏倒掛在中國這一匹瘦馬的尾巴後面，被拖着狂奔過了如沙的大漠，拖過了帶霜的燕山，拖遍了血花滿地，屍橫原野的江北江南，把牠破碎的殘肢剩體沿着這幾十萬，幾百萬里長的慘酷征程一路拋擲前去。牠自己已經蒙頭蓋面彼血泥細絮得成了個分不出嘴臉的血人難以抽身了，而仰頭把這匹瘦馬看看，牠的瘦骨兀自還在鏗然鳴動，帶着銅聲！

這一匹可頌讚的瘦馬作爲起來是誰也想像不到的。不記得去年七月裏，罡風正吹過燕山，向着我們的故都，我們民族之光輝的古城進襲的時候麼？一個滿滿的飽



戴着中華血液的北平在騰沸。北平人用着土氣的北平話帶着十足的中國味道嚷着：

『好！這回可得幹一下子！』

『真得幹！就非他媽的拚一拚不成！』

可是那高踞在瘦馬背上，滿以為這匹馬值不得一踢的騎士們永遠也不會聽見這些土老蒼沉的聲音，我們高唱着『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他們聽了，以為是大姑娘招引情郎的歌聲，他們想不到洋車夫和菜販子們也會得講出這些劍光淩淩的話語。他們沉醉於馬背上馳驟的狂歡裏面，耳門為自己的笑聲堵塞住了。瘦馬的骨縫裏在醞釀騰躍，狂怒從馬脊上爆發出了毀滅！他們都完全未能理會。他們想他們腿下的不過是一匹瘦馬！爲了對付這匹馬，機關槍若干枝，大砲幾門，飛機百十架，夠了，夠了。近衛王子是聰明的。幾師後備兵在平津一住，這匹馬就得垂下他冤屈的腦袋了。

誰知，

『此馬非凡馬！』蘆溝橋的信號一響，他的銅筋鐵骨立即全身鳴動。他把他背

上的「武士」踢在尾巴下面，倒拖起來作那無始無終，百萬里長途的奔馳，不幸的騎士呵！

二 五月——民族鬭爭的頂點

不可以把我們莊嚴的鬭爭視為舞台上一番演奏，果然那樣，未免就太以客人自居，以為我們的責任只在於舉起一架望遠鏡了。

而我們又不僅僅是演員，理由也是明白的。

我們是劇中人自己，我們不用有意的安排，不要製造和堆砌起來的感情，我們的神經與纖維動作完全為心的潮湧和血的澎湃所揮送，正如一班偉大的管絃樂隊對着他們神妙親切的指揮者面前。

我們在創作民族神偉的史詩！

跑山的人翻不過山峯，就不用夢想山上那天風冷冷，雲藹蒼茫的浩渺經驗了；演劇的人也只有在劇作頂點時貫注他的全生命才可以嚐到劇情的深闊奇特。至於用生命去開創新世界的人們，他們的遭遇是不可知的黑暗，觸手就是混亂牽連的莽藤糾葛，闖出這黑暗的莽棘林子，前面又是虎狼蛟鱓的叢澤，困難與糾纏將在這叢澤

的週圍細縛他，可怕的陷穽在這兒等他屈膝。在當前失了道路的迷難中，唯一可以證明他自己存在的東西，就在於他斷然向這般攔莽狼蛇揮劍的勇氣！寒光由鋒口耀出來時，以後就是急轉直下的前程了。

讓生命過五月的日子，應該是生命最豐美的機緣。在我們民族的鬭爭史上，五月是一個頂點。那些以自己的作爲，以爲炮火所轟碎了的骨肉和他們自己的血滴血水培養了五月的人，對於我們都是神明。他們把五月變得像孕懷了五個孩子的胎腹一樣，成了生命之神的象徵，成了創造與勝利的指牌。自從有了五月的生活以後，華民族就不在困頓在泥淖裏面了。一把被五月的光明點着了的火炬一直是燃燒着，一直是在莽野裏面救火，所到之處都是毀壞，都是開闢，但同時也都是新的創造。在沒有五月以前，沒有人想得到中華兒童也會有一顆如點得着的心，沒有人能夢想會在中國國旗裏面尋得出一滴中國人的血液，聽得出一句用方塊字兒唱出來的歌聲。沒有五月，中國只有呻吟，沒有五月，中國只有慘白的面容和呆木的眼光。可是，到有了五月的今日呢，我們不但唱出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

城」，且將自己的筋骨鑄成了我們的重砲和坦克車，在一切敵人面前雄吼。

有了五月的我們真是何其光榮與幸福啊！（五月五日）

三 沒有哭泣的餘裕

女人們從懷胎到生孩子，中間儘有的是哼唧，嘆氣，眼淚，甚至於號叫。有些喜歡誅心的人們不愛相信這些是女人的痛苦，偏要說她們的動力都是出之於喜樂。究竟是喜樂還是苦痛，恐怕除了女人自己以外，惟有天知。

不過有一樁事女人瞞不過世界：她不能不承認這些哼嘆眼淚，就算是由於肉體上的不堪，究竟還是佔領了她那富餘的時間和空間。一些以生孩子為業的女人們，往往準備支付她每一天的二十四小時，去做那種哼唧啊啊，半苦半惱的表現，就在候產室裏的那幾個小時，她也是有精神有光陰去喊爺叫媽的。

可是，等到了產床，在那生命顯現之前的一分鐘、一秒鐘，不，一剎那，她沒有了哭泣的餘裕！

一切的創造者們在這莊嚴事象之前，只會聚積全個宇宙的緊張在自己的生命裏面，於死亡線上抓破死的黑網，耀出永生的光輝！

我們已經支付過我們的哭泣煩惱了。我們頭上蒙蓋着恥辱的黑巾，被仇人細縛着拋在烈陽之下炙烤了二十多年；我們一個一個的，從嬰兒到白髮老人，被敵人用繩子齊脖子紮緊，多少孩子大人們就這麼生生的給勒死了！爲了這些，我們已經償付了成河的眼淚。現在，我們把哭泣像垃圾一樣從我們的生活表現中拋棄，流不斷的眼淚也早已被我們剪斷了，因爲我們現在正是一個產床上的女人，在我們偉大而永恆的剎那裏面！

仇人更緊急的勒我們的脖子，他們更忙更迫的在我們原野到處放火殺人。他們像餓狼一樣，在死人堆裏還在尖出鼻子嗅着血腥，把饑涎長長垂下，並不想掩飾自己的殘惡無恥。失了光輝的可憐的車輛爲了牠所載的賊物盜財——我們數千年文化的結晶——而黯淡無色。（真的，他們偷去他人的寶貝以形容自己的萎頓貧乏，爲什麼呢？難道自己東賤西窺的猴兒智慧還不夠表揚他們的浮薄庸怯？）他們像二十世紀裏面的半獸原人，見了女人就瞪直了血腥腥的紅眼，——對於他們方以此自誇自讚，以爲是最能毀滅婦女的武士，英雄於這些，我們忘記了哭泣，我們是太

忙了。現在我們底產床就是戰場，除了在這個悲壯的產床上顯出忘我的奇勁之外，我們方在急急趕着打繩子，我們的池塘水溝或者還不夠深，不夠大。繩子少了不夠他們上吊的用處，對於那些也知道思念他們的女人孩子而急於要回家去托夢顯靈的人，我們是未免太缺少同情了，并且池塘水溝也得叫睡在牠們懷裏的異邦人覺得鬆動一些。假若可以把眼淚積聚起來的話，我們願把牠曬成乾餅，製成炸彈，可是讓牠流下來的富裕，只有讓仇人們多多享受去。

一塊巨大沉重的寧靜堅決，在每個我們的心裏鑄鑄完成了！在這以前，我們是搖搖晃晃，憂憂慮慮的過日子，使眼淚一樣的優閑流漾，無所把握；在這以後，我們就只有結結實實，急急忙忙的幹，和生孩子似的一陣趕一陣，一氣接一氣，將死亡與毀滅永遠驅出東亞大陸！使生命在我們廣大的原野上建立起來，是太陽也要對我們鞠躬致敬的。

四 紅色的熱情

我常常喜歡在樹蔭裏面行走，一領溫清的帳篷遮覆在我頭上，牠的觸覺很像未婚姑娘的手指尖，牠遠遠好意的看住我，牠又如近近的圍攏在我週遭，可是卻不會靠緊在我的肩旁。我慢慢伸出舌尖，彷彿有一縷柔淡爽澈的橄欖味兒輕輕由那多方探尋的舌尖上掠了過去，我似乎瞥見鮮嫩的綠色的影子。我愛綠色，我也喜歡那青青的，追逐生命的熱情。

但是憤怒，那鮮紅的生命的吼叫，使我在愛裏加了許多的敬畏，我看着那是偉大事象的豫兆，是莊嚴啓示的象徵。

有一個時期，做小孩子的我極喜歡在狂雨的時候脫了鞋襪，穿上極少的衣服，不顧老師們的吆喝集到花園裏而去。我仰面去承受那暴怒的雨腳在我臉上蹣跳，我強力睜開眼睛去追蹤那赤色如練蛇一樣的電鞭，於是我自己也驚喜的赤腳在雨裏大跳大踢。轟的，一聲巨響震在我耳鼓上了！牠鎮壓住了我忘情的雙腳，牠將我高昂

的頭打撃得垂了下來，藏在兩隻無能的臂彎裏。我緩緩抬起頭來，向着天。這莫名的震雷似乎拉開了我眼前的一掛帳幕，彷彿一個鮮明的宇宙已經燃燒起來，將要在三月的世界裏演奏生命與奮的奇跡。

風，狂怒着鞭打沙石，掃蕩林木的北平風是怎樣靈魂飛越，壯跡，誰曾經留心過？你躺在枕上，你聽，你在黑暗裏看，你簡直可以伸手去摸，你不要留意窗紙的哽噎和落葉的淒叫。有些詩人們爲牠們流淚，你大概是不會的。風在浩空中呼！鳴——呼！鳴——殺，殺，殺，在北平悲咽恨抑亡國大夫的深夜裏，牠給過你多少的興奮和督促？！在盧溝橋銜鋒的角聲被牠帶來了之後，牠鞭起了你若干疲乏的神經？並且，永不能忘記的是牠一陣一陣滿嘴含來，噴在北平那黃色琉璃瓦，綠色琉璃瓦，崇高的白塔，白玉的天壇上面的沙塵，牠極勻極週的將這些，將北平的一切都遮蓋在睡眠裏，要使北平神潔的美渡過要來的暫時的污辱。

悲多汶，你吞了多少創造的火把在你心裏卻會如花如焰從你眼神裏這樣奢靡的放射呢？是怒海的吼嘯激動了你，還是如山的爆裂在你心頭震撼？你是聽見了嬰兒

被炸彈轟碎的爆炸？抑或是宇宙喊了『要活！要活！要活！』的呼聲？悲多汶，你摸摸你的筋，牠們挺得有多！你咬咬你的牙，試試你有多少牙爲這個要摧滅人類的魔鬼粉碎！把你的鍵子敲得再響一些！你的憤怒否則就吞滅這吃人的猛獸罷。

黑雲霧覆了的晚上，天地泯滅了自己的界限，一團堅實的黑暗把你嵌在烏漆中間，你覺得凝固了的黑暗從你手指上一滴，一滴，掉下來，你看不出他在那裏，可是你聽見了黑暗掉在地下的聲音，你以爲你原是生來就沒有眼睛的動物而你卻有無數的耳朵長遍了你的全身。你的耳朵鼓勵一切有形無形的聲音對你侵襲，而你卻沒有眼去分別那是什麼，你更不能伸出手脚去有所舉動。一條不可見的索子紮住了你，黑暗成塊的塞進了你的咽喉，堵住了你的肺管。你的心狂跳，你的神經纖維震動着渴求爆發，可是你的舌葉，你週身被魔鬼的黑暗鉗子夾住了，莫想動彈。你怎樣辦呢，我的朋友？

忽然，是一柄鮮紅的快刀在你臉上拉開了道天窗，你看見了一團燁燁烈烈憤狂燃燒的赤焰。牠追着，搶着，衝鋒似的追趕和消滅那緊繞在牠週圍的龐大的黑暗。

牠鮮明，牠勇猛，牠毫不躊躇而堅決。和牠本身所有的顏色一樣。牠有如詩人重怒的眉頭下面射出來的疾電，牠是那樣的斷然而不留情，牠施爲着偉大的毀滅，同時又呼吸着永恆的新生。

爲壯偉的紅色的熱情——憤怒——所掀動了的巨人，我是你的崇拜者！

五月十六夜

五 沸騰的夢

我欲有所歌，有所鳴頌，但是我一開口，在聲音沒有走出喉腔以前，眼睛已經被淚水灌滿了。我在淚水中凝視，似乎見着了許多許多的異象。我將怎樣說明我所見的那些輝煌事物呢？我或者應該名之爲夢，或者竟如那乩盤沙上，被莫名的魔力所中的乩頭，寫下我茫然而確切的真實。

我聽見了一個嬰兒的哭聲，那聲音異常溫柔而堅決，牠單調的叫，叫，叫。沒有高低，沒有抑昂，沒有起伏。牠只表現了一個單一的要求。這要求赤裸裸連綿不斷的在我耳輪周圍盤旋環繞，牠永不會軟化低弱下去，變成爲乞求的哀聲。我注意的聽，受感動的聽，焦躁的聽，乃至於我聽得煩惱，聽得全身發熱，心房詰問似的顫跳，我的肌肉似乎在我的骨上嚙嚼，使我狂跳不安。我聽見的究竟是什麼呢？牠是從那裏來，又將向那裏去。牠對於這浩然渺然無窮的宇宙施捨了一筆什麼惠施，可以向牠發生這樣堅執的，單純原始的要求？我滿屋裏尋找，在被子裏，在桌子底

下，在燈影下面，我急躁如一隻受了驚的蚱蜢，在屋子裏跳來跳去，把椅子拋得山響，我執起新買來雪亮的剪刀，惡狠狠逼準牆壁，要牠把那放縱大膽的嬰兒的隱祕，報告給我。知道。

最後，天知道，我在一隻有蓋的小玻璃缸裏面把那件奇聞發現了出來。從那一枚雞蛋裏面，嬰兒放肆的哭聲對於我近乎一種莊嚴的嘲弄。這裏我奇怪我的感覺，幾乎我以爲自己已經於不知何時溜走了，變了不是我了。

我夢見（我只好說是夢見了），我進入了一片廣野的遼原。天上是雲團，白的雲團，紅的雲團，青的雲團，澄碧的天的海洋透明到和綠水晶一樣。地下是活鮮的草，綠的草，金黃的稻穗子，肥瘠的土地，蒼茫遼遠似乎遺忘了牠自己的平原，那是宇宙寥闊無私的象徵。我看見一羣，一陣，長長的，火車行列式的一大陣孩子們，在那豐美偉大的境界中奔走賽跑。他們跑着，歌着。他們的小小腳步喚起了大地的合唱，他們的歌聲惹起了稻穗的和鳴，白的，紅的，青色的雲球追在他們後面，跑在他們週圍，有時候，一不留心這些雲頭又飛上了孩子們的前面，且用牠們

輕得和毛毛雨一樣的脚尖，掠弄孩子們稚嫩的黑髮，向他們光潔和善的微笑着。夢神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孩子們跑着，跑着，不會休息也不會慢步。他們浩瀚排盪的歌聲，像巨偉的山瀑在浩空中奔騰，像朗潔的長風用垂天的羽翼在飛舞。牠使我一面聽一面不自主的隨着跑，牠使我舌尖雀躍，喉衣顫動，脚下自作主張的踏跳。我歡喜，我流淚，我顛狂，我愛，我恨。我的心血泛濫，如猛漲起來的夜潮。而且，我還看見了什麼呢？碧綠的天波漸漸飄動了，牠如風脚上勾下來的雲縷慢慢向孩子們脚底流漾下來了，而白雲也似乎在飄墜，向金黃的熟稻懷子裏面躺了下去。我見紅雲牽起了，孩子的裙裳以助他們的舞姿，而綠草又映在天波中間，像是水晶石裏長出來的生命。一個無始無終，無上無下，無左無右，完整的大宇宙被孩子們放膽的奔馳發現了出來，一場美的創始，一個終古祕密的發現！

一扇掌管天的祕密，星體的祕密，火山猛烈熱流的祕密的神門，我確確看見是對我們而開了。我見每一個星球抱着一個紅如瑪瑙，熱如火焰，光明如疾電的心在牠們的胸腔裏面。牠們的胸腔透明，映出了狂歡着的火花，火葉，火苗。牠們沉酣

於生命的舞蹈中，使自己的光明圍繞着自己而歌唱。我見火星上滿地是猩紅的樹枝，牠們卻發出月色一樣溫柔的撫愛，護圍花草的芳潔。在那裏，月亮在笑，太陽在笑，風在咕咕呱呱，雨在踏步跳舞。牠們中間有了一件盛大的刺激，中國的黑髮孩子們已經從宇宙創造的懷裏吸去了新的精液。無邊的慾望在他們心裏騰沸，爲了光榮，爲了美，也爲了生命！

可是，宇宙不能說聲『拒絕』，人間卻會發出了『禁止』的惡聲，這是有可能的嗎？沒有人能無故宣佈一個人的死亡，難道一個民族有權利制定一個民族的命運？我們在蛋殼裏面的呼聲，對於他人會是一種威脅，我們在廣原上天真的賽跑會叫旁觀者見了短氣，這些都不是情感和理智想得到的。被強制而對我們鎖閉了的門，你的幽禁何其可憐，但我們爲你的奔馳爲此也會更見其猛烈了。紅如瑪瑙，熱如火焰，光明如疾電的心在我們黃色肌膚的胸腔裏也照樣各人抱住了一個。人若不信時請來看吧！請看我們的戰場上，醫院裏，田原上，公事房中，乃至於我們幼稚園的遊戲場上吧。這顆心總是歡悅的豪飲沸騰的創造之杯，而高唱着：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爭戰幾人回！』

（『五卅』三週紀念）

六 灰 燼

在死亡喪失了牠的威脅時，我不得不讚美灰燼了。

我不用在這裏請出化學家來，我更不用想到物理學家。所有一切科學家只能用呆拙的言語敷陳局狹的事實，而灰燼的生命乃是宏厚與無窮。

請問你站在敵人刺刀面前的小姑娘，你會否感受到劍火的鋒芒在你心房週圍旋繞？請問你，你懷着炸彈在敵人的勝利遊行中穿過的壯士，你會否覺得炸彈的火花在你肺腑中爆炸？請問你，請問你一切肩負着五千年歷史，腳追着新興民族的靈魂在敵人的轟炸砲火中趕路的男女老少，在你們身子裏那如盪的透赤的明珠是什麼？牠以什麼樣的魔力加於你們，使你們鑽進敵人探目的手裏，使你們赤身露體。落在敵人的彈雨槍林底下，尋求自己的灰燼？

片片的村林如中了風魔被捲入火焰裏間去了，整幅的田園被火的紅海淹沒，攪起了黑柱一樣瀰天的烟雲。五千年父母子女的血肉從土地的焦灼裏傳染了燃燒，火

焰穿透了地球的心臟，燒着了上古中國人慘白的屍骨，把牠和牠五千年後兒女的殘骸攙和在一起，結成了一團大漢子孫的灰燼！土地，逐片成球姓漢的土地鎔冶在灰燼裏面。

我聽見過了神話，牠述說煉丹的獸物怎樣使牠的丹珠吸收牠自己，也吸收自然的精華。這神性的丹珠至後來怎樣毀棄了獸物的身體，爲自己創造了一個人身，一個仙，乃至一位神。

我又聽見五百年長壽的鳳凰怎樣燃燒了自己，再活出一個新生命。我知道自發燃燒怎樣從無生的煤堆中，裊裊出烟，我更知道無知的沉默的山嶺，怎樣突然吼嘯着噴出火陣烈焰。

我們的丹珠，我們這顆由五千年心血培養起來的丹珠，牠是像一個精靈相似的活躍起來了吧。牠得到了灰燼裏面自發的生命！

七 北 風

沒有人能夠明白北風，從沒有誰見到了北風的心臟，他們說北風是無知的毀壞，他們說北風無頭無手，只有一條像女人的累贅裙邊一樣腳。

北風，啊，深夜的黑暗裏從地心底層吼射出來的北風，你的聲音多麼壯！多麼猛！在玄色的天地中間，在宇宙蒙上了單一憂惶的迷灰色調時，你狂烈的暴激，奔騰的炫爛，你壯闊的動變彷彿發出了萬能的震人心目的色彩，使人張不開他微弱的眼，色盲的眼，使人爲了天地的酷虐而昏眩。

你的鞭子，你震撼生命追逐宇宙的鞭子，就從沒有停息過。你千里奔驟的驅逐死寂！鞭捶疲弱！掃蕩一切死亡和虛偽！你永遠不肯停在半路上，等着寂滅來和你妥協！你鞭打太陽，鞭打洋海，永不讓牠們躺下來，永不讓牠們安閑游混！就是懶性天成的大山，你也要鞭碎牠的岩石，掃蕩牠的林木，你使牠一時剝落了狡猾沙石的掩蓋，光着脊梁在你面前發抖。

北風，偉大的北風，你是永不許冬日死亡的大神，是生命的紅旗先使！在冬日裏雨來了，雪來了，骰珠塞滿了生命的細胞，太陽頹然如醉了酒的老頭，早上起不來，未晚就躺下去，披着牠半黃半紅的黯淡袍服，像老和尚送喪的袈裟。大樹小樹都被剝奪乾淨了，被奪去了他們青春的冠冕，被剝下了牠們潤綠的衣裳，牠們只好鐵緊的閉着嘴唇，等着生命的汁子從他們心上乾枯而死。大牛小牛乾渴了，大狗小狗都縮緊到屋檐底下去躺着，不敢出聲息。川流遲遲不前像老人絆壞了他的腿腳骨，也唱不出清脆的歌聲。宇宙那時好像是根本忘記了牠自己，它以為死亡已經代替了牠，寂蕪將把整個冬天封鎖起來丟下冰洋裏去了。

沒有你，沒有北風的狂吼，沒有北風的軍號，雖知道這宇宙還存在着？誰知道這宇宙還有無疆的雄厚，無窮的力，剛猛萬變的美！啊，誰又料到臨到了生命的盡頭躍出了生命的本身！

哦，北風，我不知，對於生命有幾千萬萬噸啓示的活力！我不知你累積了人類幾十萬年磅礴磅礴，蒼蒼鬱鬱綿綿延延不死的雄力在你懷裏，更不知道你飽載了宇

宙多少多少鋼鐵的火星！當着明媚的春節，當着炎炎的夏日，當生命有的是喜悅和自由時，你俄延着，屯積着，你不動，你說：「好吧，孩子們！玩一會兒，樂一會兒，別着急。」一旦生命在收縮，在潰敗，力與美落在枯寂死滅的威脅底下，在一個醜到失了容儀的黑夜裏，你突然發出了你的巨吼！施爲了你狂烈的動震而使生命的力在夢中心裏像霹靂一樣爆炸！北風，我不了解你，我不能說一個微末的分子能了解牠的全體。可是我覺得我和你有着心連心，手指連手指的密切生命，正像我和我的中華民族一樣！在冬日的窗頭，我見不到北風的鞭子在寂呆的樹梢揮動時，我心是何等的寥寞！我渴戀着北風的呼聲；北風的號角不來時，我將怎樣度我的荒涼！然而正和彗星輝耀的存在相似，北風浩蕩的來臨是生命至確至剛的真理。我以我的胸脯敞露在北風雄猛的鞭擊底下，在北風尖銳的指鋒的刺割之下，我願北風排劍一般的牙齒咬住我的心，拖我上那生命的戰場！

在那生命的盡頭上永遠有生命自己的偉大堤防，站在這堤防上面排蕩一切的使者，請天下古今一切的權威者向他膜拜！

啊，北風！啊，偉大的中華民族！

八 星

神奇和美妙倘若不存於人間，則天上一定不會有神奇，有美妙，不，連宇宙都不會有。

我面着宇宙，我仰慕那浩渺無窮的蒼天。特別喜歡留連在晚上，沒有月亮的時候，那時節晶子一樣透明的星，豪奢無度的佈滿了黯默的天。那天，在那時是黑暗，是啞默，並且連手勢和暗號都不能作，永不能使人知道明天還有沒有光明的後繼者，黑暗能不能永遠霸佔了光明的位置，將人生就此埋葬得不見天日。

星星，最快樂，最豐繁謙遜，屏絕了一切自我狂，虛榮感的星星不只是黑暗中的晶子，也是宇宙的寶庫。它點點碎碎，細細密密，可是精精亮亮的撒遍了宇宙的每一個小角落，成爲自然偉大的美的創造。每一顆星的工程都極其精緻，彷彿一架複雜機器上的一枚小螺旋釘，但每一粒星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極其大方，十分尊重，各自以百分的至心發輝光明，燃燒這光明，使牠一直跑着幾千萬萬，幾億萬萬里的

長途，永不乏力，永是那麼清醒，那麼晶亮，那麼快樂，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成爲美與真的融合。宇宙若沒有星星，宇宙該埋在黑暗底下了吧；宇宙沒有星星，人將用什麼信心爬上床去，用安息度過黑暗，直等到明天的光明來臨？人將憑了什麼知道光明還未曾死滅？

可是宇宙神奇中之神奇者莫過於我民族裏巨萬的星星。在黑暗——抗戰的洗禮——要臨到的時候，他們各自站好了自己的地方準備着，他們是豐繁得無比，在戰場上，在壕溝裏，在大砲旁邊，機關槍底下，也在水火死亡，流離破散中間，在敵人的刺刀尖和靴尖上，在敵人間諜，漢奸的偵逐網下，總之在一切失去了漂亮背景の場合中，他們謙遜的屏絕了自我狂和虛榮感而生活在大時代黑暗的一面，用自己的光明作光明，用自己的能力當啓示，作爲永恆光明的保障。我想着這些神奇美妙的星子，心頭是湧着血潮，而眼中却不能忍禁淚珠！我們巨萬巨萬的星星，是以偉大的沉默在敵人無比的喧囂之下，黑暗用各種的張狂吼叫以增加牠的威勢，而我們的星星除了以十分至心發出牠萬年生命中最完美無缺的光明之外，他們緘着口經歷

碎屍裂骨，被蒼蠅吃死，被疼痛咬死，被霍亂瘧疾，暴暑隆寒鞭打煎熬至死，沒有怨聲，只有謙遜和笑容！這超越宇宙的神奇美妙，那裏再去找呢？這不是光明的鐵券是什麼？世上該有大羣大羣爲了星星的存在而消滅了對黑暗的恐怖的吧，我因此深慶幸我是中國人，尤慶我生在今日！

九 生命的受難

上海是一個瘡疤滿身的皇后。有些瘡，醜，爛，臭，不是積聚在某一角落，却遍散在錦繡綺繡，輝煌爛漫叢中，他們說明了上海生命的受難。

南市有一個國際聞名的難民區，這不必說，在租界裏，也幾乎每街每道都有難民區，南京路，虞洽卿路，愚園路，大廟小廟，銀行家的房子裏，空商店，空場，破爛住宅，熱鬧街頭，冷落小巷莫不有難民區的蹤跡。這一次我們尋到了一個不管的地帶，那片場子原是戰時被燬了的房屋所留下來的，在北火車站前面界路旁一塊不小的地角上。

一片片，一排排的小棚子，每一所恰恰一間亭子間那麼大，（也有更小更大的），聚在一起，自己組成一個小團體。穿插在他們中間有許多條自然的小路，構成這網狀棚區的脈絡。天晴時，小路則陰陰濕濕，行之有聲；天雨，許可行小船了。然而，也不能說他們水源豐富。在馬路邊洗東西的人們，傾在街沿邊的水都和

黑濃漿一樣的又黏膩又少。馬路那一邊，密排了兩行小鉛桶，小鐵罐，小木桶，小盆，空奶粉罐頭，空汽油罐頭，方，圓，扁窄，鉛，木，竹，瓦，各色俱備，列爲一道篤長的陣勢。姑娘們，嫂子大娘們，或立或坐在桶邊沿，候着自己的分兒去馬路一端的自來水龍頭那裏取水。馬路兩旁各有一條污泥小溪，中間略略高起的一條才是早路。

說過了這裏是三不管，中國人管不到，西洋人不管，東洋人倒想管，只是沒有他插手的分；反因沒有他們管，大家活得還更喜歡些。這三不管另有一個說法，是錢不管，衣不管，食不管，總之是這大小上千的小集團，完全被人拋棄了，他們恰恰僅好懸在這孤島的邊沿上，半死不活。

家並不遠。穿過鐵絲網，走進廢瓦堆，爬在×子兵的靴尖下，就可以把它找出來。虹口，閘北，楊樹浦，再遠一些，吳淞，江灣，大場，閔行，環繞上海昔日的膏腴就是他們連心帶肉都貼在那上面的家，可是現在他們却咬着牙說不要它了。家固然都已燒光，回不去；有家的人，得不着仇人的通行證，更得不到良民證，走過

去也是死。

他們靠一輛小車推垃圾，靠兩隻胳膊拉洋車，再靠手作點粗吃食賣給自己人吃，也不去領『派司』上東洋廠作工。有人曾有過經驗了。求着大小漢奸的人情進了廠，作完一個月之後出來，仍然是兩隻空巴掌，一個穿底破口袋，莫想得一分錢。回鄉去打算弄弄土地的人們，只有趕緊逃回來。要不就給×子抓去當工，當完了工，沒錢，還得把人鎖上三五個月，免得出來把工事情形漏出去了。

我們見一個寬肩膀，精神專一的青年人坐在一隻矮橈上，伏首專注的捲香煙。他粗大的手指和那工作不相稱，儘是顫跳不甯，他們似乎是應該擎槍枝子彈的。他的眼睛裏在出火，嘴巴閉得鐵緊。這工作，這環境和他的手，他的心全不相稱！

一個女人亢奮的提高嗓音同外人說：

『想回家？沒有家了！只有打走了×洋人才有家。我們可有心打哩，就是不得動！』

『打×洋人是政府的事呵！』一個男人慨歎的說，但是亢奮的女人聽了這話，

紅噴着臉，一扭身，她就鑽進棚子裏去了。

十幾個孩子們或前或後擠在我們兩頭，把網狀脈絡幾乎塞斷了。他們沒有學校，沒有遊戲場，沒有任何可作的小事以練習他們的心力體力。從十幾歲以至二三歲的飢餓孩子們，別說發展，別說儲蓄將來的國力，就連眼前天賦給他們的這一點都難好好留下。怎樣引得先生們注意，無論各處的難民工作都由小孩子這邊先作起才好。政府要員對於這事是已經留了心。但我想如果能成立一個兒童集中營，（很小小孩另成立育兒所）專門收集各處難童，（連有父母的也該受同樣安置）加以適當的教養，訓練和組織，比較讓他們在這些腐爛的難民區裏跟着自己都活不出來的父母要好的多。所有難民都宜有更富於生機的處置辦法，萬一不能週全顧到時，不能丟下了一個青年和兒童！

十 祭

——侃談逝世百日祭——

不可以用言語去形容的人！你死了，我不能用一切字典上術語上的形容詞或名詞來寄給你。我的縈念，我的感傷，我的痛觸，當我一起起你臨亡的話來時，就都變成了塵濁無聊，而且自私。你將三百年的精力活在三十年中間，死了，就乾乾淨淨的死了，不許人爲你留下一個字！

死過去的活的靈魂！不怪你這麼叮囑，這個被大前進裹住了的宇宙輪子，原來就不令人花一個字，一筆畫在私人身上。宇宙的輪子和那個將唐吉訶德拋個半死的大風車一樣，不認識是好，誰是壞，誰有價值，誰沒價值。死過去了之後，由於親戚朋友們的哀悼，由於一般人解除了猜忌和妒嫉的武裝而發生的好心，就在死鬼的頭上加以一個好字，乃至加以一個『聖』字都是何等痛心的諷刺和嘲笑呵！永生的生命，永熾的烈火與光明，當你還在世上輝耀的時候，多少美，多少燦爛的偉大字

眼輪不到你，而你實在早已成了那些字眼的化身。你龐大的心臟致了你的死命，但也正是你偉大的心堅定的用每滴血填飽了那些好字眼的生命。可是，究竟好字眼很少輪到你頭上，更不能爲你聽見，即使爲了鼓勵你，這教鞭底下的大題目，都未嘗有！

生命的女兒，你不當死！你本來也可以不死。你需要北平的高空，北平的浩爽。你是南方的種子，廣東精神的結晶，但你龐大的心臟更需要北方的爽燥，你不能回到南邊。可是國家的命運竟由不了你。七月七日震天的巨吼，決定了民族前進的命運，也決定你追隨這前進的民族而獻上你的生命。那時你原也可以不走，你可以在籠城裏住下來，等你那光明到來的一天。可是你要走！你要走，你也不是荒唐而糊塗，你深想到了這一走對於你健康的影響，你考慮了再三，你想着讓你的丈夫離開，自己支持在危城裏，你想着了自已走，留着家在北方，使你健康起了變化時能夠得到療治，你想到了全家走，不顧死亡和一切。可是你總想不到全留，全都困處在敵人刺刀下的平安裏，過羞恥的日子。我這樣講呢，生命的最矯健的姑娘！我

的昏瞶，我對於你的缺少關心，竟使我不但不阻止你南下，還鼓勵你走這條路！

於是，到了南方你就病了，你衰弱的心臟禁不住南方的低氣壓，牠盡了自己到死為止的掙扎，突然牠的工作中斷，成了壯烈的毫不留戀的犧牲！

你是到死不悔的，你永不悔你所作的任何事。現在，你是同着淪亡了的北平——齊頌墜了，你作了北平——中國的皇后——的殉喪祭！你知道前面是死亡，你仍然安穩的毫不張皇的向前面走去。在中華民族第一批為國家獻上他們最後一滴血的人們中間，你是這樣安靜，這樣意識清明的一個！而你的就死又是多少僻靜，多少沉默，彷彿在黃昏裏，一抹淡藍的霞影向無始無終逝去了一樣，和牠莊嚴壯烈的意義，成為了可痛的不調和！這也許是你對於我們這光華燦爛的民族所遺一番啓示，這民族將有一個莊嚴壯烈的國家建立在億萬僻靜沉默的就死者上面吧！

尊貴的靈魂，可愛的同命鳥（你一向說我們是同命鳥，現在也別忘記牠啊。）你不會孤悽，你永不會！你的啓示我將一步也不差錯的把牠走出去，而我們重見的日子，我們擁抱在快樂裏的日子也決不會是一種意外的奢華吧！（十一月十三日）

十一 北平呵，我的母親！

我遺失了，遺失了心的顫跳，眼的光明，遺失了一個存在，全世界從我空落落的感覺中消逝乾淨。星月都茫然而飛逝了，日光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嬰。我的心像秋雨一樣濕淋淒淒，我的手，我的腳震顫失次，血流在脈管中嘶鳴！

呵，北平！呵，我的母親，我用十指尖在砂石裏而挖掘，用舌尖在黃土泥下搜尋。我記得我母親那溫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一觸着，就能認準她是我的母親。可是，怎樣了呢？我的企圖是失敗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鮮血了，我仍然不能觸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麼？我尋覓你，如覓取我自己的身心！

嘶號着的西北風呵，你的風脚是由那兒走來的呀？你可曾在那古老的褐色城垣上滑走過？你會未敞開你偉大的衣襟，抱來北平的土塵？西北風，西北風，你聽我說，你的步子可不要太倉猝了，恐怕你會把北平的氣息遺漏了呢。那氣息和土塵，

牠們爲我帶來了北平的音信。我聽見了北平塵粒的太息，那悠長，深厚而無言的太息，那是北平的招喚，是她要她女兒回家的命令！

母親，呵，母親！我要回家，我却不忍心眼看你受那兇暴的欺凌。七月裏的罡風過來時，我見北平的綠槐滴下了冷澀的淚珠，粉紅絨球狀的紅榕花，黃着臉兒，變得寡婦一樣的頹喪了。那時天安門赤身露體躺在強人面前，中華門下玉白的天街毫無遮飾的躺在賊人脚下。她們昔日的尊嚴華貴完全爲裸露的侮辱所代替了。中國的皇后被強盜摘去了她尊榮的冕旒而拋棄在泥塵裏，像一個隨營公娼一樣蒙受着萬騎蹂躪！那是無抵抗的摧殘，那是絕望的強姦！死亡，嚴重恥辱的死亡坐在北平頭上。北平，我們莊嚴華貴的偉大母親！

十一月間的初冬開始降臨了。北平那多戀情的樹枝們呵，北平那海上綠色霧陣樣的綠葉呵，有玉紛紛的雪片兒天真爛漫的又走了來打扮你們麼？你們不要怪她們呀，請不要怪她們。她們別了我們又一年了，不會知道北平的女兒們已經失掉了娘親。她們原來是愛着北平。（誰能禁得住不愛她呢？）好朋友們，請你們趕她們還

未到來時迎前去通一個信，將嘴巴靠緊她們的耳輪，低低囑咐一聲：『回去吧，好姊姊，強人已經霸佔了北平。北平應該用枯藤蓋上顏面，她要用灶灰代替脂粉，度過這恥辱的日辰。珠和玉都不是我們所要的了。像去年那樣將我們裝成處子身肢那樣的豐圓膩潤，不是你應該作的事呢。我們不要如象牙白桃那樣的肥瑩。我們要哭泣，要憤悶，使眼中滴下鹼汁一樣的淚珠，使我們的肢條枯瘦灰敗，如積仇老婦的胳膊，由各處伸出去妨礙敵人的安甯！』

北海波上的大白鵝，不要再伸出鮮紅的嘴巴對人唱歌了吧，聽歌的人兒已經不在了。闖賊會同驕狂的靴頭踢着你們，他們會用淫褻凶毒的諷嘲叱罵掩沒你們的歌聲。認清楚，鵝兒們，認清楚這些矮個子，盤腿，寬肩膀的闖賊，他們用強姦的血污塗毀了你們高貴如霜的白色羽毛！有利口可用的張開來吧，咬住每一隻盤旋的蟹狀的短腳，拉他們同下水濱。

中國的孩子們，北平的兒女們！還記得古城裏燦爛如流星的琉璃瓦脊麼？爲何容它以同樣的輝煌迎接仇人？那高昂尊貴的白玉橋，豈能由屠人犯踐滿淤血的狼蹄

留下蹄印？讓穢污的蹤跡刻在端嚴崇偉的白塔上，讓純潔的玉泉為感染了×人的淫穢而嗚咽，這豈是我們作人的本分麼？難道我們生是爲了替仇人製獻華貴，我們死是爲了裝潢寇仇的尊榮？中華民族的心血，祖先幾千百年的創造都爲了敵人的毒口而盡忠？中華的兒郎們呵，誰說我們的祖先在幾千年前，在無聞無知裏，已經注下了奴隸的悲運？

讓我們走出神武門外，抬頭看吧，我們壯烈的殉國皇帝第二次又復掛上天空！他伸出那條橫枝（在那上面，他已經有一次爲了國家獻上他尊貴的生命了！）似乎在揮淚向我們告別，他似乎在指揮我們，與我們有所約會。想不到的，他已經作了二百餘年的亡國鬼魂，才得蘇生，又已經被拋在敵人脚下，作了第二回殉祭！走過景山脚下的中國人們呀，請讓你們的腳步輕一點兒，因為每一步都是踐踏在那尊貴殉國者痛楚的頸上呵！北平不回來時，那頸上的慘痛是一刻也不能解除的了！

起來！起來！中國的孩子們，上北平去吧，北平是我們自己的家鄉。北平的太陽不會有雲翳遮蓋，她總是滿臉親切的笑容和靄。北平的空氣是永恆的葡萄酒，浸

潤着你們的鼻角和嘴脣。你放心走進北平懷裏去，不需擔心也不消懼怕，那裏沒有無端的欺騙，沒有扁窄的陷害，每一張陌生面孔上，都覺有同娘的血液流灌着，那是偉大溫仁直白的母親的胸懷。你由西長安街走到東長安街，由正陽門穿出神武門外（這些都是如何莊嚴親切的名字呵），在那夕陽撒開了彩色透明的翅翼時，你會覺身子是在浩蕩的金波中浮泳，在無限精麗的，北平的偉大自由裏徘徊。你要在太液池面的荷葉叢裏打着漿兒歌唱，你又好去天津街上那巍峨的三座紅門下曲意徘徊。所過之處，每一匹細葉會在你腳邊嚶然嬉跳，那絮雲似的素白丁香，有香味如愛人的脣吻，會偷偷觸上你敏感的面龐，你會留連在太和殿的白玉階前，凝視每一級瑩白坦率的長階，你情不自禁的要坐在它旁邊，用食指尖戀好的在石上輕輕摸捻。貼近那雲龍交逐的雲石，你會俯下你的臉兒去俯聽雲頭裏怒龍的沉吟。四月裏，春風點起腳尖，悄悄爬上了樹梢，輕雲在北平淨藍的天空波動了綠色的細濤，你縱開驢兒的韁繩在西山道上潑馳，和春風賽奪錦鏢。你攀攬香山的針松，不怕針兒扎得你滿手流血；你一口氣奔上了鬼見愁，令山神爲你的長嘯驚跳。於是你想，八大處

的杏叢已經開醉了飽滿的紅白花球，三家店的桃林對着永定河的綠波已經把口紅抹透。你不惜你少年人的腿腳，你正年青，正有力氣，你不妨立刻開步，再翻過幾個山頭！

現在，年青的人們呵，這一切都不是我們的了！在那裏我們所有的，只有決死的戰爭！一場爭奪母親的血戰已經包圍着北平騰起了它的火簇！弟兄們，動身吧！今天晚上！動身背上我們的槍隻，勒上我們的子彈，撒下馬兒朝那北平道上馳去罷，和我們北方的弟兄們手拉手兒，跟北風再爭一次生命錦鏢！打回北平去！趁着我們還正年青，還正有力量。我們必需要收回我們的家鄉，在那裏母親是苦楚的倚着門兒在凝望！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在我們有生命的日子裏，我們一定能殺盡×人！回到家鄉。在母親的懷裏，在那長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頭，一覺睡到天亮！

一二 偉大

世人常常喜歡用偉大兩字來形容一種令人景慕的人物，其實，由於習慣熟見的緣故，這兩個字被採用時，其所代表的意義反不一定真正包含着偉與大的性質。最通常時，牠們不過能表現讀者和被讀者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或是個別的友情，或是特別的偶然的扶助，有時候僅僅因為偉大是人人手邊頭拿得起來的形容辭，取其方便就把牠應用了。真真想得到，感得到偉大的意味而應用牠的，恐怕還在少數。

當其少年時候，人有着生命的歡欣，身體壯實的愛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戀，智識的取吸；擺在眼前，聽在耳內的有這廣大世界上千千萬萬種的姣美顏色和婉轉音調，有無數交流的生命的活動與形象；人生精巧的扮做和靈魂激動的吸引穿織在一個少年人的心維間，足以使他或她目迷神醉，陶然於忘我亦復忘他的境界裏，追逐着生命的溫馨，這是少年人的常態，不是他的自私，而是生命自身的營求。

一旦，這少年人的心維對於聲光色相的捫觸硬化起來了，粗壯起來了，牠不接納牠們，不使牠們在牠裏面交織爲燦爛的美錦。一點火星子落進了牠裏面去了，透明的紅豔的光明由他內心的纖維照亮出來，使他全身鮮赤如火，鑒透如珊瑚，如紅寶石，如燈光反射出來的血紅手心，並且，真的如八月裏晚天散放的紅霞。這個人他起始覺得多樣的顏色，擾亂了他眼光的清明，多調的音響敲煩了他心的甯靜。他只有一雙眼，一對耳朵，在牠們裏面你能聽出心血撲通撲通的跳動，心的感觸纖維套在他的耳目上面，作成了他的千里眼和順風耳，使牠們能發掘生命的幽微隱祕，使牠們在聲光色相的裏層尋出了被拘囚，被捶楚得體無完膚了的人類的真理！理想之光穿透了他的身心。

這個被理想侵入了的少年人你說他偉大嗎？是，也不是。可以說少年人容易着火，但易着火的材料，不一定就難於熄滅。紙是容易着火的，木材比紙又難一點，烟煤比木柴更難，但還有再難些的則是紅煤，紅煤的持久力可比紙就大得多了。少年人因爲容易着火，所以他的透明，不一定能成爲他的偉大。多多少少人在其感受

了火星時，馬上能到處燃燒，但不久他的焰頭矮下來了，不久，他不能夠到處延燒了，再不久，他的火頭縮進了身子裏面，隨着，有能有不能，不能的慢慢變成了一塊黑炭，能者却培養這身中保藏起來的火力，由牠依其同類的吸引：而歸入一個通紅的大鎔爐裏面去。反一直能放出純青豔麗的火舌，要這類人們，才有理由真正稱他們爲偉大，這偉大不在於個人，而在於這人已經變成了理想的一個肢體，屬於偉大理想的肉身裏面。

一個人在其孤身的時候，無論火星在他心維上照耀得如何光澈，可是一切爲這火星所需要的形聲動作，他只能以想像去達到，他的手和腳總如套了鍊子一樣的伸不出去，個人是藐小的，從而他的動作反映也不能不歸於藐小而拘束。他的心走在手脚的前面，於是手脚就要失措而煩惱不安了。這最主要的原因，不一定屬於心手的不相能，壞的是生命在這兒會感覺到脫了節，肢體不能與本身發生關係，令肢體怎樣生存下去呢？

當理想的完整的肉身——一個理想的行動集團——活動起來時，牠的份子（就

是肢體）不但不會手足失措，反能夠在不可能之中，作着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是不可能地生活下去。在這裏，腦與心所能到的地方，手和腳也有本事邁上前去，不多半的時候，當心與腦還沒有走到一個境界時，手和腳已經就把牠們領着去了。因此處在理想集團裏面的女人她可以跑山，打仗，挨槍，挨炸彈，日夜不停的在大羣人中工作，生五六個小孩，受凍，受餓，還爬二萬五千里的山峯！還嬉嬉笑笑的活得怪有興味。這可能嗎？可能的，但邏輯上是不可能。這偉大嗎？偉大的，但她是在偉大理想的集團中的一個肢體，那集團是那理想活跳現形的肉身，牠有着一切肉身所同具的一對晶銳眼睛，那就是牠的領袖。

理想是偉大的，因為牠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生命是偉大的，因為牠無所不能，無所不受。在理想所安置的不可能的情景中，生命又不可能地生活出來，這只有活在那理想的偉大肉身裏面，將自己變為牠的肢體，才能辦到。因此，我對於今日的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無盡無窮的喜悅。

一三 天的兒子

全世界的人類，恐沒有一國像日本作兒子作得那麼虔。這不是開頑笑，也非罵，確是真話。

中國皇帝也曾自命爲天的兒子過。不過從周武王一直到溥儀皇帝，現在日本的小藩君，都不曾有一絲心以爲自己全個種族確確實實是青天裂縫生了下來的。這也許是他們的文人智士造詣不深，說不到那麼玄祕神妙的境界，否則他們武士的刀尖不靈，不能硬給天上砍出一條生兒的縫隙，因此人民起初雖也以爲皇上是天的兒子，却很快的就會抱怨天，並且很快的就切斷了天和皇帝的關係，而弄得周武清帝都坐不穩寶座。

日本的文士智客雖未曾見出什麼特別，她的武士道可是出了名的。千百年來，牠就拿着把寶劍站在天和皇帝中間，實行擔當穩定天的兒子的工作，並且誰知道，這些武士道原本怕以爲連牠的寶劍都是天生的，都有替天行道的使命，他們想

不到天所有多大的肚子可以容得下他們那麼多狂暴，無恥，無知，自大，愚蠢。然而正因為他們有大批這樣的貨色，所以他們越發相信，越發敬虔的死心塌地佩服天，崇拜天，替天造兒子，也作天的兒子！

可是和全世界別處一樣，日本不只有天，也有地，不只有天的兒子，也有地的兒子。天的兒子太橫了，總免不得叫地的兒子不能忍受。前些時，大阪神戶發大水，冲掉了許多人民財產，前幾天，東京刮了大風，昨日報上風又掃到神戶大阪去了。據日本來的朋友們講，日本人民報怨得可憐，都以為這是日本作惡的報應。在他們中間的傳說，神戶日本人民死傷了好幾百，而中國人只傷了一兩個；還有一次，神戶某觀音閣上原來有中國人十九個。發大水的頭一天晚上，十九個人忽然全走了，不知是得了什麼預兆，而半夜裏該觀音閣便被水冲倒了。以此日本人民現在談虎色變，聽見中國戰事就頭疼，並且許多人都買紙買香去拜觀世音菩薩，求菩薩把災禍只降在要打仗的人們身上。

自然這些地的兒子還沒有發現菩薩，天，和天的兒子都是一條心在收拾他們。

所以儘管恨兒子，還是去向老子求情，正如鄉下人被城裏少爺欺負了，去投告城裏老爺一樣。但這種時間是不會長久的。從兒子到老子，從老子到整個，只是幾步路，聰明人一提脚就到，笨的也只消多繞幾個灣兒。等到聰明的和笨的地之子齊擁到天的門口了時，不管天和兒子的關係切不切斷，一齊要從寶座上撞下來是無疑的。

十，五。上海

一四 壯烈的完成

生命的意義當其達到了最高效果的時候，往往是肉體一時的毀滅所取來的壯烈的完成。古聖當伸展四肢掛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忘記了他的痛苦，反坦然說出「成了！」兩個字。

假如我們所揣測劉湛恩博士被刺的原因，果然是由於他的愛國活動，那麼我們可以不打折扣的說，近二千年前那位古聖的言行已經由他的這一位門徒再一回用生命去實現了。生命的價值在他這就死的剎那中已經達到了最高點，已經有了極其豐美的表現，牠顯示了素稱為柔弱的中國文化界上層人物的戰鬥精神，並且更其明顯，更其具體的將個別生命與國家生命同一化了，令人感覺到久在苦難與破壞中的中華民族，像出於鎔爐的一團精金。

劉博士是中國文化界特別是教育界的有名人物，就一般情形講來，他的死亡不是中國一個大的損失，就是國際教育界中，在溝通東西文化，開啓新的世界文明

上看去，劉博士也還是不應該就死的人物。但那是就普通正常情形說的。若在中國，牠所處的是非常時期，牠需要每一個中國人以非常的方式，非常的積極供獻自己。牠需要一般人民將生命提供出來擺在國家的祭壇上面，同時也照樣需要更珍貴的有名望的人們這樣作。劉博士既已明白這一層，就勇敢無畏的去從事於他所應該作的工作，抱着安閑穩定的態度，雖明知迫害已經懸在頭頂上，並不顯出一點張皇。中國人，中國名流學者，有這種非常豪勇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宜為中國人賀。

執行死亡與破壞的人們因為劉博士壯烈的死亡也許正在欣然舉杯相勸，慶祝成功吧，他們也許以為死亡之後，照例跟來的會是恐怖，畏葸，自私，中國人將要駭得不敢動彈了吧。但，如若這班主持破壞的人，拿過去的事實與情理的推測來斷，便知道他們的慶祝還是太早了。過去九個月普遍無情的死亡，既不會把中國人駭退，則我們不妨預言，中國勇敢智能的文化界，絕不會因為喪失了他們的先鋒而落膽失志，奔散潰逃。過去近五閱月中，他們已經在重重包圍與壓力之下爭鬥着，

保持了上海與全中國精神脈絡上的緊密聯繫，爲了這一光榮的工作，他們的先鋒之一並已經提供了自己尊貴的生命，這在他們應該是莫大的光榮。死者偉大的完成將變成他們生命的衝激力。成爲他們努力的錦標。非常的破壞，必然伴着有非常的建設，這一點恐怕是主持破壞者所想像不到的吧。

一五 抗戰與中國文學

歷史的下一頁尚未揭開，有一天，哥倫布忽然要去發現新世界，一片完完整整從未見過的大陸從那時就走上了歷史的新篇幅，不，是人類新的生命場。

這片大陸，於土地是壯偉寥闊，於浩空是一望無垠，蘊藏着長林豐草，是深厚，是奇祕，是豪富偉大；牠的空氣未經污染，也不留障人眼目的渣滓；牠的河流自騰自躍，自歌自嘯。蒼鷹不妨鵲擊，燕子儘管啁啾，愛咀嚼磨磨唇的耗子，弄精靈的小貓乃至莊嚴雄猛，才美絕世的獅王都在一片浩瀚的自然裏，各人取得牠應有的天分，各人施爲這天分以創造和會萃新大陸的神奇。自然飄蕩着，呼嘯着，騎在風的背上，駕在雨的肩頭，掠過峯巔，撞下懸崖，於海底猛擊節奏，豪唱着波濤的自由，獸的自由，鳥的自由，人的自由，天地的自由，大宇宙完整的自由！

接收了新大陸的人是有福的，多少生命多少美將充滿他們的胸膛！發現和創造

新大陸的人們更是有福，他們浩越壯偉的心胸將是多少生命多少美的創造者！創造之神臨到了時，一場新鮮活生的完美在鎔冶中，在鍊製中。

曾幾何時，我們用慨嘆塞滿了自己的喉腔，用徬徨疑問領導我們的路程，我們的偉大文學在那裏呢？我們有偉大的作品沒有的呢？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偉大的作品出現，本着我們三千年文學的遺產，二十年文學的醒覺？可是，不管慨嘆，不管疑問，不管我們怎樣面面相覷，奔走尋找，偉大的作品，偉大的文學還是藏在那荊榛荒穢的新大陸後面。壯越的心被鎖在亭子間裏，敏銳的觀察力被埋在書葉底下，高昂不屈的精神，渴求着浩空，營謀着海洋的自由魂不是拌在燒餅屑中，便將牠自己灌入了槍管裏面，當我們悲悲切切喚取偉大文學的魂靈時，只有血在創造的園地裏工作，而那工作是那麼拘禁在地層底裏，一塊塊，一角角，為高聳的圍牆深深隔斷。

抗戰！這是一聲新大陸揭幕的號角，這是春日啓蟄的第一聲驚雷震過野原。孩子們跳起來了。少年人挺起了胸膛，壯年人整隊前進。老年則拖起犁鋤，踉蹌的跟

着跑。女的男的捲起一陣風從家家戶戶的窗口吹上街頭，滾上市集，捲入人的潮，槍的潮，砲的潮，衝鋒的潮，掃上一條新大陸的前線。五千年我們不曾見過這樣的雄偉；五千年我們沒聽過這樣的光榮，有五千個年數我們被外敵的進逼纏打得遍體血痕，幾乎少有一年躲得掉，有幾個朝代將我們困在外人的鎖鍊底下，難以翻身。偉大的心與靈魂，每常在敵人刀頭落下，要不就被收進他們的鳳閣池館，把心和神會的路切斷了。可是到了這五千年的末了，我們到底有機會也有能力喊出了我們自己，我們到底向這長長的外來鎖鍊揮起了斧頭！有一個鮮豔的生命的旗子，也有一個莊嚴尊貴的理想旗子，我們會久久把牠們摺疊起來，抱在懷裏，藏在胸頭，（記住，我們永不會把牠們丟掉過，無論在什麼場合），現在，看，在那新大陸的中心，我們鮮豔尊榮理想和生命的旗子，已經飛揚起來了！心靈正在浸潤着開放，陽光正飛進了幽暗的角落。異象在郊原上，在城市裏，在前線，在後方，層出不窮如霓虹滿天的啓示牠自己，不可解的生命和理想的奇跡鼓起長翼飛遍了東西大陸的廣原。生活有着奇特的壯偉與繁複感情嘗到空前的壯烈和激揚，想像出了匣，如新

出於型的劍鋒，創造的烈焰燃上了每一個爭生命拒死亡的靈魂，我們看見多少敏銳的觀察力，活潑玲瓏的心，飛揚雄厚的感情騎在牠們長了翅膀的理想上無拘無束的闖上前線，飛入村舍，用血也用心記錄這一新大陸的創發。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工作，這不是某一年，某一月的行爲。地球在軸心上憑什麼而迴轉，中國永生而偉大的文學也將憑什麼而發揚而長在。正如十六世紀英國高昂創發的海上自由如何造成伊利沙伯時代文學的奇豔，中國的抗戰自由也將奠定中國文學偉大的根基，並且，說牠會成爲一個整新深厚的傳統，有誰能夠反對呢？

眼前勃起的報告文學，由各方各線匯聚起來的正是這一傳統的徵兆。人們集中於消滅個人的感慨。以整個生命的悲壯，偉烈，奇跡，精美作爲寫述的對象。愛與恨，樂與憂，悲與喜，沒有絲毫的滲合和折和，整個的聯接在一個總的生命與美的創造上面。在中間，我們新經驗到無量的誠懇，切實，無我，極度的愛和恨，這是文學生命的祥徵！

不過，這不是說即將在抗戰中，或抗戰馬上結束之後便要產生出我們偉大的作

品，那或許會，但不見是一般的可能。從戰爭的頭腦恢復到文字的頭腦其間還得有一段路程。從飛越的心情沉入於溶會靜觀。使生活的精美果實完全消化在遠見，真知碩解。完全鑄於文字一起，不是三年兩載的工夫，這爲了我們不可避免的必然要達到一個偉大永恆的未來！

十六 上海寫給香港

香港：我們還未曾請教你過。我想你一定不會嫌我唐突吧。實在的，我們倆原有一點親。新近我家裏又有不少人走去打擾你，並承你大量寬洪的容納招待，不讓他們的手空，也不令他們的筆閑着，這很合乎我的意思，他們都應該更忙一些，更令他們的腦裏沉重一些，我謝謝你。

我們還是有一點親，恐怕你還沒想到這一點，我却老早知道了。我是半殖民地，你是殖民地，你在一個主人的腳下睡覺，我在幾個半主人的手下撐持。我苦得很，我也精神得利害。過去是不用說牠了。現在那個變成了明夥的日本半主人，整天夢想將我變成牠獨自一個的奴隸，我却利用我的半殖民地地位和牠拼命鬥爭。

首先，你知道我比先瘦削了許多了。東北角上我的界限是外白渡橋，北面是蘇州河，東首是黃浦江，海格路橫在我西面，南邊就是法租界的民國路。換句話說我

只有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各面的越界築路區都是日本流氓軍隊的大歡樂場，他們高興就驅進一輛軍用車把人架走，女的尤其吃香。西首億定盤路一個著名女校就被架走了兩個下學歸家的學生，各處我的邊界上都有他們的哨兵站崗，中國人天天在這些禽獸的手下腳下過來過去，不是吃耳光就是吃皮鞭尖，總被做得半死。原故大都因為鞠躬時腰不夠彎，形式不夠日本式。至於人被光身子倒綁在電桿上，或是一槍子，一刺刀了結的事，報紙上很少有一天空過。你不要爲我氣，老哥，這於我好。

在我這小小地區裏現在還有三十個大學，二千多中學，小學無數，報紙十幾家，牠們都跟我一條心。特別是報紙雜誌的情形好。從前若是有些鷄爭鵝鬥，從前若是有那批專門找自家人搗亂的角色們，現在好了。有些搗亂鬼索性變了漢奸，有些躲走了，有些變得好了起來。據說現在這邊切實作事，無論是文化界或別種工作上的人們並不多，甯可說很少，他們却實在做了事，都忙得利害。寫文章分析局勢都很客觀切實，不誇大也不悲觀，幾家重要報紙如大美晚報，譯報，導報，華美等

的論調都起着領導輿論的作用。文匯報也來很好，銷數到四萬多；算上海最大報之一。新起的報紙如大英夜報有文藝副刊「七月」說是王統照先生編，還有一些直接連載的專文譯譯如斯諾夫人的「西北女戰士素描」，很有趣味。其次最近出的循環報其特點是有畫刊，說是趙家璧負責。這新起之秀據說很受某大報的壓迫，初出時連發行人都挨了打了。這一層我雖痛心，但並不礙於我的局面。大體上，謝謝在眼前橫刀豎目的×人，我們全家三四百萬人的眼光還切切實實的時時釘在前面，一絲一厘也未放鬆，自己人裏頭還是親熱的成份重些。

七月七號那天，上海人個個像過新年一樣，他們雖下了旗幟祝死者，可是精神上他們爲了生者竟十分感到抗戰發揮的這一天是國家民族的最大喜慶。我看見那天小菜場上買素菜的人佔了十分之九，魚肉攤簡直沒人去問。也沒有像以前有市政府的命令和警察的曉諭，人人把報紙當了指南針，報紙說吃素，大家就一個心眼的吃素，我倒真覺希罕。老兄，你那裏怎樣呢？那一天上海街上添了許多人似乎都穿得齊整出來慶壽的。有些孩子們由這條街跑過那條路專門看那又青又白又紅的旗子

滿天飛。這種滲合了極深極重的悲哀的偉大快樂和喜慶使我掉了眼淚，我覺得我這上海的淚濃得像血，醇得又像酒，我爲我自己也爲中國的新生而流了！

七七是爆發了無數炸彈的，八一三不想重抄故事，但是國旗却格外的多。幾乎每家小店，每層房子的樓窗，每個人家，甚至弄堂裏頭都有鮮豔的旗子，像滿空灼灼的紅色太陽光一般輝耀。許多人在深夜裏還老遠的趕到法大馬路東端的國旗店裏去買旗，國旗店門前的街道擠得連交通都幾乎斷絕了。有些店鋪故意把旗子掛在電燈上，入夜來，國旗被電光映出，格外的鮮亮華美。雖然孤軍升旗遭了壓迫，我們市民可壯越的給了個一致的答覆。

八一三那天，上海幾乎成了一個死城。軍事戒嚴把上海的輸血管硬化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變成了兩個切斷了的區域。全個法租界只有三四條路往北通行，外灘，大世界，海格路，公共租界向南也只有外灘，江西路，靜安寺。各處經過來往的男女都被細細檢查，行人是等於斷了跡，馬路上除了軍警躁躐之外，就落下了空蕩蕩的長街和格外唏噓地響的小樹，我和我一家三四百萬人沉默在悲憤的紀念中。

日本小丑却乘此想活動一下子。工部局前幾天已經接到了報告，日本要派二百個漢奸攜帶炸彈手槍進租界來大施一番恐怖，首先進攻各報館。工部局也早已在兩天前全部警探出動抓到了他們的線索，和起出了槍枝，弄得日本無計，便來撒無賴。八一三那天日本特務機關的汽車滿街跑迴風散傳單，用中國人的口氣罵工部局是日本的同謀，企圖挑撥離間：一面飛機又散傳單咒罵抗日領袖等，蠱惑我和我一家人。日本小丑最可笑的醜技要算自己竄進租界來撕旗了。他們遇見他們的好友意大利防軍時就很得意，幹得很痛快，可是遇到美國防軍時竟冤得很。三個日本人帶了槍駕一槍去勞勃生路撕旗，恰撞着了美國防軍上前去阻止，日本人拔出了槍來對着美軍的咽喉，不料美軍不愛他的咽喉，却也拔出槍來對着他們，逼着他們下車去。兩個人知點機，自己就下車去了，其餘一個如潑婦撒賴一樣，橫在車裏無論如何不下來。好極了，美軍很會優待他，兩個抬兩隻胳膊，一個拖了一條腿，就把他拋在地上，帶進美軍營裏去了。

日本報紙爲了這件事傷心得很，至今還未咕嚕抱怨得夠呢。

好了，我也囉唆得有個分量了。你看怎麼樣？我是不敢睡覺的，也沒有容我睡的環境。我和我母親中國是一個命運，不到解放就不會有安逸。刺激，勞苦，困乏，興奮，憤激天天換着花樣鞭策我，我看我似乎比你有福氣一點，對嗎？

不過，有了由我家裏去麻煩你的那些又忙又沉重的人 and 心，只怕你也要活得鮮明結壯一些了。我們究竟是親戚，你得多活起來幫我的忙……

十七 上海的鬼

假如說有一隻妖魔的手伸在上海頭上，就不必奇異上海有鬼。

鬼多半和魔有淵源，或受驅使，或受迷惑，或受威脅蒙養。但另有一種鬼，面上和魔無大關係，却在暗地裏躲在旁邊，趁着魔鬼得意時鑽出來混撈一把。嘴上愛國忠心，腦子裏極其崇拜鬼精給他打出來的世界。

上海的二房東自國軍西移之後便交了鬼運，一間樓三十幾元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牠由二十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五十之不足，稍稍配以傢具便需六七十元。窮朋友們不必說，就是並不太糟的逃難人們也都大小老少收進一個亭子間去，而亭子間亦已一躍而坐上二十元的上座了，於是只將牠屈就了十五六或十七八元的房東們又要控起腦子開發人走路。

街上已經長久少見租條了。偶見一條紅紙則尋房的人奔集其下，彷彿發現了幸運神。新聞報的招租廣告，常常被人帶着滿街跑，以此雖人人罵該報被魔收買，要

牠的人還是很多。尋房的人們常常要花時半月乃至幾個月，動員親戚朋友，尋房廣告，像一隊尋房探險隊似的，才勉強可以得到丈把大的地方棲身。然而剛安身不幾多時，又已發現自己不適合二房東的脾氣了。用電多，用水多，吵鬧，房子賃得太賤，佔據毛房的時間太久以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只要一件就是房客另組尋房隊的理由。

然而最可怕的鬼莫如那些頂房家。

二房東既有威權，又收實利，則控房頂房自是當然。其始是那些戰前的二房東。牠們雖花了每月若干元由大房東那裏得來一所房子。驀然在戰後將牠頂掉可得千數百元（以三層樓的單幢房而論）。此風一開，便有人以頂房爲業。本日頂了房，明日把價錢抬高幾百元轉頂他人，自己又去召頂一所。今天花了一千五百，明日便得將牠頂成三千，又有的專頂幾所房如置產業一樣，任意把價錢抬得天樣高。

在這種鬼戲法之下，上海住房人真已如進十八層地獄一樣，莫辨天日了。他們發現幾乎每所房子都和大雜院一樣。一所小小的三層樓，連大連小得住上七八家，

亭子間有一家或兩家自不必說，洗澡間也闢爲住所，晒台搭成棚戶，灶間蔚爲臥室，乃至連過道，連樓梯腳，連箱子上，地板上，都莫不人烟鼎盛，設房租水電共八十元，則房東至少可以獲利一倍，因爲一間樓和一間亭子間已得八十元之數了。在這所十分充實像油鍋一樣沸騰着的房子裏，上海人，感謝魔感謝鬼的被煎煮着。他不要有所挑剔，不滿意，除非他能殺魔除鬼，要不，就這麼被煮被熬的福氣也不牢靠。二房東若要頂掉他的房子時，他只好又在街上了。

然而我們只能說上海有鬼，可別說上海變了鬼，因爲誅魔除鬼的人是用各種各樣的法子同式樣一面自己在油鍋裏滾，一面切着魔鬼的筋骨，找他們致死的地方下手。

上海是生和死對爭的世界。

十八 上海——巨大爆裂的前夜

兩個陣線的巨大爆裂已臨到了牠的前夜，歐戰的濃雲掛了一角在上海頂上，上海是在子夜中喘息。

首先敏感的是金融方面。國軍撤退了之後，一般的趨勢是買英鎊，買美金，買黃金。國幣受了這些小僧人物的播亂，由十四便士半，落到了八便士。但自從捷克風雲被攪起來了之後，害了寒熱症的人們立刻顯出了更昏亂的現象。早上買英鎊，下午嘔出英鎊去換美元，買了美元的，轉頭又拿牠去換黃金，但買了黃金仍覺不安穩，仍然怕，於是又吐出黃金去買顏料，因為人心以為顏料是將來的殺人利器，可以作他們資產的保管庫。希特勒發一次狂言，上海市場就打個寒噤，立刻黃金掉下五十幾元，張伯倫飛柏林一趟，上海又熱了起來，馬上黃金又漲了一二十，兩三天的工夫，起落上下近一百元之多！有存款儲金的人們，再也不肯明白時至今日只有將一切獻給政府去抗戰才是唯一愛惜資金，保存資金的方法。他們老是情願愁眉苦

臉的捧着存款摺子由這家銀行趕到那家銀行，由這家交易所奔到那家交易所，惴惴然看着報紙的重要消息欄和經濟行市，張聽着消息，捕捉各種或熱或冷的謠言以製造心頭的鬼魅，同時加增市場的動亂。

上海的當局在鎮定中遣發他們的匆忙。蘇格蘭軍已經開走了，因為香港是比上海更重要的港口。美軍將起而代替執行保衛安全的要務。軍隊都在準備中，出發只消有一紙命令。並且我們在膠州路受盡了艱苦的八百孤軍，在拉都路拘囚了半年以上的南市退軍大約也將有他們重為祖國獻身的光榮機會了，他們都在準備迎接那一天。租界週圍毗連佔領區的地帶所有沙包都經撤消，改築了堅固水門汀戰壘，荷槍兵士現在雖還沒有看見，但不久各戰壘都要被充實起來。

有些人，中外人士都有，還企圖在兩個陣綫的大爆裂中營謀苟全，他們提出什麼將上海改為中立區的辦法。但誰也知道這是不會有的。日本已經宣佈了將與德國取一致步驟，參加歐戰，保衛上海及東方各地的德義僑民，佔領租界是她天然的計劃。同時租界當局尤其是法租界當局深明其處境地位，亦已決心抵抗，當然我們知

道這抵抗不會久，但民主陣線決不肯輕易放棄牠的根據。所有界內的法僑聽說已經奉命準備徵集入伍了，水門汀戰壘已經築成，中國居民也已於間接方面得到了準備撤退的勸告。兩個陣線的會戰中，有什麼中立之可言？

社會上人民的心理發生了奮發的突變。稍稍懂得時勢局面的人們，自智識份子，店員，報販，小商人乃至家庭主婦，人人焦切的盼望時局的開朗，或戰或不戰成了一般人見面時的中心談話問題。旬日以來，報紙的銷路加了倍。有些消息靈通的報紙，如英文大美晚報，字林報等，一出市就被買光，其他諸報，也常常晚了就買不到。人人憤恨希特勒的橫暴，景仰捷克有組織有秩序的堅強準備。他們以為犧牲捷克的片刻和平是人類也是目前這一代國際大政治家蒙面的恥辱，因此希望戰爭爆發（假使希特勒一定橫行的話）的意願竟成了代表上海輿論的傾向，因為大家知道任何對法西斯的讓步，無非多加柴薪在戰爭的火爐裏面而已。很多的勤勞人們在這方面也能表示他們很明白的傾向。工人們，難民們，僕役們焦急的問着「捷克怎麼樣了呢？德國人太該死了，他們跟日本是一黨！」他們不知道該罵的是國社黨法

西斯，却冤枉的把可憐的德國人民算進了他們憤恨的賬裏面。

自然，上海還有她的另一面。那些到處尋找安全的人們，又在愁裏過日子。我所已經指出過投機有款人們的慌張昏亂，他們却不是唯一的這類人物。花大錢頂了房子的人，在上海經營商工事業的人，從內地逃來以上海為安樂宮的小財主，房產地產的主人們以及諸如此類的社會成份造成了上海的頭風病。恐慌在他們心裏活躍，無主在他們眉目間流行。他們從這一團人走到那一團，從報館電話走到地方當局的待客室，從旅行社走到船公司，從會議場走到通訊社。心裏永遠被計算同安全的考慮糾纏，永遠是得不到答覆的安全疑問。在馬路上，電車上，辦公室裏，私人談話處，這些人的聲音與顏色散播着惶恐不安的空氣。他們的心理是矛盾的。究竟是屬於在反抗中的中國民族，他們並不絕對禱求法西斯的勝利，但又不敢相信堅強的民主立場能制止法西斯野心，於是大戰將給他們帶來的毀滅又籠罩着他們。

在法西斯侵略者魔掌下主持上海生命的究竟還有一批人在。這些人散處在各種生活中，各項職業裏面，他們所要的是了解和行動。在分析捷克局勢的時候，中國

的利害也在研究中，現在中國進行的反侵略戰爭並沒曾被人們丟在腦後，第三期抗戰戰術戰略的得失，怎樣將牠和世界大戰配合，這些問題都在這班人的考究中，他們安靜的像伏鼠一樣，在自己的圈子裏組織着，宣傳着，監視和偵查一切漢奸們的行為，防止他們乘機搗亂，製造口實。他們的動作之散開和推進，比兔子的行動還要迅速。他們一切都有準備，在任何情形之下，他們都將是上海最鎮定，最能將生命帶給上海的人物。

十九歲

曦光在人間輝映了，稍稍帶了昨夜的惺忪，而伸長了川流一樣未來的歡喜！凡是『新』這一個小小的魔術似的字眼，在生命中所能鈎引起的聲色形相都蠕蠕而動。飽含着力，孕發着寬舒寥遠，光明。

歲在始！

曉早迷離了倦眼，夜之青光褪盡了昨日的喧囂，薄得和紗一樣，透明，由曙光の週圍褪落。生命的橋梁臥在昨日和今日之間，在那上面聽見了腳步聲，安穩，堅定，鄭重，永不停息。牠們的昨日的呼息，昨日的血流，肩負手提着生命的菓子，遺留下昨日的屍骸。

歲終了！

彷彿是一幅濃黑的大幔已經覆上了昨日的一切，而我們却還要牽起那幔子的一

角往裏啾啾。究竟，我願意填清我的記憶表，小小的上海文化界爲昨日曾積累了些什麼呢。

多着，多着，戲劇不必說了，語文不必說了，政論家，研究者他們各人會有自己的記錄，這一角之中的小小一點，寫作，上一堆的小小一堆是什麼？牠該我們笑，還是值我們怒，引人高歌奮發，還是低頭沈悶呢？

可以說過去一年中，上海的寫作是在重生的發軔中。隨了軍隊的撤隊，戰爭向全國鋪開，大部分的寫作者面向了內地和戰場，上海在去年臘盡時節起始嘗到了十幾年以來沒有的蕭條。『淪亡』『孤島』這些可憐字眼織成了一串的淒清，貫在上海寒濕的空氣裏，那時候，那個執筆者願意留在上海？那個不以火熱的眼光遙望着炫爛的內地的光焰？爲了支持上海的不死亡，爲了安慰自己的寂寞，上海人歌出了他們的離騷，而『離騷』又短命了。

一年下來到了現在，想不到上海居然又成了一點小小氣候，正如抗戰的步步堅定一樣，上海在包圍，隔絕中的文聲，一天天大，一天天有了調子，和這個國家的

聲氣和諧着，從轉載內地的戰地報告，上海出生了自己的寫實，雖然量是太少，質也不太齊；從轉載成名作家的言論，上海培養了自己新的執筆者，在銳氣和感情上都不壞；從千篇一律的政治牢騷，上海有了嘻笑怒罵，活活潑潑的諷刺譏嘲，雖然調格還不夠明朗精壯，鋒芒也還說不上熠耀和銳利。並且，一般的說，上海又是已經從嘆氣悲怨無聊，恢復了以生之歡喜爲動力以抗戰爲中心基調的辯詰責難。謾罵和意氣本不能免，而結晶於「世紀風」上所發表應服羣等幾十個人關於魯迅風的意見。那篇文章應該看爲上海寫作界本年最有斤兩的收穫。並且牠的眼睛不只是看着過去，光輝在前途也沒曾被牠忽略。在敵人的隔離，包圍，打擊，收買，破壞之下，踞穩了這塊敵人的中心後方根據而顯出了自己重生新力的上海寫作者們是和曦光一樣的上升了。

生命是個大奇怪的東西，無論從那面看，那面描。牠都是張着打哈哈的笑口，不妨作爲牠這個笑找出一百五十種屬性，三千種不同的分量，但笑總還是要笑的，只是笑的嘴上總有牠的縐摺，牠的斑點，如果不幸一些，則還有七顛八倒的牙齒，

黑的痣，粗陋的毛孔，毛病是生之扮相，生對於人類勇氣的一個武探。一年來上海的寫作在蓬勃叢生之中也免不了帶來牠的斑痣。

就種類講，我們有很多小論文，雜感，小辯論，說古談今。作者們喜歡把他們的筆拿得鬆活，讓思想的風流作自然引線提起那隻筆來轉動。好處是可以隨意成波，動觸機鋒，壞處則遠離生活智識，思慮飄於水面，不能緣之到底。搜集人生的錦繡襤褸，編排縫織成爲小說故事報告的東西，看見的還很少，看去儼然彷彿上海的執筆人們大都是生活在水面上而不是在人羣裏，然而事實上上海的困苦悲愁，高昂激厲，英雄與走卒，崇高與下流正是肩并肩的在上海鬥爭的大流裏面游動着呢。血的戰場不遠，外交壇站不遠，烟窟賭坑就在週圍，黃金市場正在發寒熱，機巧變詐，金錢酒肉正在各以其分爲卑怯殘酷的自私所役使，又爲忠勇光輝的生命鬭爭盡其最智慧的勞役，凡此，以及凡此以外的一切，上海的執筆者該用自己的血與肉去體會了。

一般的講，過去一年是在黑暗中的生長，不怪我們見了多之至的揭發諷刺乃至

於敞開嘴的咀咒。我們似乎安然的承認了上海是黑暗，而不肯盡心去展布光明。有了四百萬人的上海，大部分的人終日是沉在黑暗的累贅中，有那些近視眼的簡直連遠處抗戰的火光望都望不到，而我們的生命是在血光中發揚着，並不是沒有紅透的光明。青年人的心困頓了，孩子們煩燥了，老年人頹然了，執筆的人們在你們心上輝耀的光焰，民族的火若果是有，何必要把牠扭曲歪折塞在破字紙裏面？抗戰的英雄主義讓牠輝耀上海沉悶的心房吧！

除了前一時期的轉載之外，也許是由於交通的關係，我們的寫作界編輯者們沒有盡到把我們與內地文化活動聯繫起來的責任。上海好像真是孤島的樣子，就這層講。我們有重慶，有昆明，有成都，有延安，有桂林，以及許多別的地方，文化入的在那邊活動些什麼，他們出了什麼東西，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的寫作者應該是深深關切的吧。

有一門工作爲上海適宜於作的是摘敘歷史故事寫歷史小說。高皇生發的時代必須取得，感情的播揚和滿足。我們要多多的忠勇，大智，大仁，無私，我們要有崇

高的憤怒與偉大的愛。這些甘露生於被困的上海人中，將成為眼前在各戰場上的英勇鬥爭繼續不斷的食糧。努力的歷史的發掘輝揚是上海抓不到題材者的重要門路。

光輝已經開始了。生命頑強的生長着要緊是令牠長得更完美！

二十 一九三九年第一天的上海

在這天早上醒轉來的人們恐怕很少有感覺到眼皮上有舒服提神的重量，一種未之前見的光輝坐在那上面，等候人揭開他的眼。

這不是過去民國二十七年的一月一號能帶來的。以往二十七年中，我們每年第一次醒來的時候，所嘗到的重量不能說不是苦澀而沉滯，去年我們抱着了堅定的辛酸在游疑震撼的上海空氣裏。

然而這些不良的沉重似乎都爲一九三九揮揚全市的紅旗捲去了，正如過去一年經我們政治上的一棵黑星，爲人人心可厭的疤痕，被這新日子的太陽掃除了一樣！去了一粒心上的爛蟲，仿如打了十個極大的勝仗，而這十場極大的勝仗的確是至真不移的事實。因此上海這天的旗子好像特別紅得鮮，紅得勁！

出去拜訪上海吧，這個可喜的日子應當與上海共同享受，躲在家裏是不敬，別說麻木了。由法租界南端穿入滬西工業區的一路無軌電車似乎是礦場裏一條主流的

隧道。那上面極少見到漂亮的滿身飄洒着文化的人物，可是牠永遠亭亭矗立，載滿了執強頑很的生命。那些生命全是赤裸裸的不借文彩，不靠梁肉，不用藻章就連頭帶腳投下鬭爭裏面，用力，用不服死，用深邃的憤恨，陰惡或突擊的報復。我對着他們每一個都由心裏鞠躬道賀，他們並不理我。就在這新的清早，他們也還是敵人佈下的各種明暗火線上爭鬭，管不及我這一套。

細雨裏，滬西高聳的烟窗羣像巨人的影子環抱着上海，在休息中，矮黑的樓簷底下耀出了紫紅繩子的姑娘們見紅見綠的多事眼睛，稍抬頭就撞在窗櫺子上，莞然而笑了。黑洞洞的鋪屋裏常燃起兩堆紅如花，一堆炎炎躍躍，爭抱一隻吊掛的鎔鍋，另一堆則星花四竄，在鐵鏈交替捶打之下挺然結成一段透明的紅柱，彷彿照明了那間古怪森黑的鐵製場，沿着這滬面不整潔的路上，時時聞着鐵的鏗鏘之聲，只有如花如星在灰暗中跳躍，他們沒有休息，沒有新年！

沿了電燈桿是紅條子。金星織布廠招收女工的揭貼出來了，也不避大年蓬頭女孩子們都擠在那底下，在背後垂下滿是希望的長出的後腦勺。在虹口有過了這樣的

事，也是用電燈桿上的紅條子招收了許多女人去虹口小菜場的臨時被服廠作被服，每個人去了依五毛的名義應領三毛的工資作十二個鐘頭的被服，等到向晚出廠時，則領了三毛的名義而空了手掌回家。每日招收新工，每日逃了舊工。這滬西的頑意也莫非如此吧。

駐立勞勃生路口上敵人川某的紀念塔尤自兀然高聳：

「是東洋人的東西呵，東洋人的！」

滬西朋友雖不見其披瀝文化，却有深重的太息眼釘這十丈高的大鐘塔。於今是大場又建立了一個忠魂碑了，然而一九三九第一天的紅旗子却正對了這孤立的大鐘塔，塔奮然飄拂，是血湧如衝的姿勢！小門小戶愈是在這白鐘塔的鎮懾底下，愈加開門熱鬧，街上攘攘紛紛的朋友們，一樣的爲了戰鬪與人生在鼓舞，奚落着白鐘塔死寂的無爲。

一個辛勤的猶太女教師匆匆由西摩路底的猶太學校走出來，頭上包着黑巾，手上抱緊一堆文卷。她的兄弟姊妹們辛苦了，近日逃到上海來的已經一千四百多人，

上海果然是避難所麼？不，在一九三九第一天的清晨奔忙着的人們除了把牠看爲生命收集潰散，強梁反攻的穴窟以外，再也不能了解上海了。祝福你，被追逐的人類！祝福你們有勇氣和智慧在上海——各種敵人的後方。

有軌電車的頭等車裏有幾付爲酒精燒紅了的眼仁，和他們的臉色紅成了一片。呆重的腮邊肉被強笑勉強想動，卻又縮回原窩，恨不得立時躺下以補昨夜之不足，然而麻將的丁丁聲彷彿還在他們耳邊敲着：

『輸了 Fifteen dollars! 倒霉——倒霉——』這位文化人的紅眼睛擠出了高尙的帶了酒精氣和肉味的笑，他筆硬的西裝白領在『亞丹的蘋果』底一伸一縮，彷彿還未吃夠。

『哈哈，Two-oney, Two-oney 我輸的更不少。』

四馬路和南京路合眼睡覺了。人在馬路上稀鬆的鋪開，電車踉蹌，公共汽車遲遲不進，感染了夜生活的寒熱。有了四百萬華族子孫的上海到這裏就似乎令人看到牠的偏頭風，覺出牠有一點半身不遂。

早幾天，各報就被電影院所預備的驚奇塞滿了，到了這一天，每家影院都是騰不開的地，挪不出的手。男女老少，高高矮矮匯積在影廳裏，堆在跳舞場，每家吃食店，每名僕僮都過分的忙，旅館爲隔宿預定的人們塞實了。黃昏一開始時，上海人完全流入了街上，天是漆黑，地是烏青，墨汁泛漫的人流爲生爲死，爲己爲人，爲莊嚴崇偉的使命，也爲了荒淫和無聊。小孩子也被大人帶到街上來了，被擠得汪汪直喊。少年母親則挺出肚子抱起那在人羣中夾得半扁了的小孩，喘呼呼的靠着牆腳下磨轉前進。

有四百萬人的上海在新年的第一天裏是用各種樣子和意志在生活着。不論其好其壞撇開漢奸，都是在一九三九的旗子底下向着豫兆似的光明！



文藝叢書之一

所

版

沸騰的夢

有

權

定價實價四角

每冊一價一銀

創作者 楊剛女士

發行者 美商好華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五十三號

總經售 合作出版社

上海廣東路廣福里六號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店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出版

